

荀子集 韩非子集 贾谊集 扬雄集 司马相如集 建安七子集 曹操集 曹丕集 诸葛亮集 李贺集 唐代边塞诗集

方苞集 袁枚集

韩愈集 柳永集 晏殊集 晏几道集 王安石集 岳飞集 辛弃疾集 朱熹集 陆游集 姜夔集 刘克庄集 元好问集 黄庭坚集 吴中四子集 归有光集 汤显祖集 纪昀集 郑板桥集 扬州八怪集 龚自珍集

1214.49/04

1342393

中华文学百家经典

~~37430~~

方苞集

袁枚集

I214.49

04

时代文艺出版社

重庆师大图书馆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与艺术学院



CS1518860

序 言

中国文学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随着百家争鸣而产生的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荀子》、《韩非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诸子散文显著提高了人们运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生面。代表西汉前期文学主流的，是一批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政论散文。其文章的中心论题，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这些政论散文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整饬谨严风貌。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政论散文出自贾谊笔下。

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辞赋由于武帝的提倡流播全国，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并出现诸如司马相如、杨雄这样杰出的辞赋作家。他们创作的汉代大赋，以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描写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繁荣富强、蓬勃向上，展示了令后人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

西汉末年经历了一个文学的低谷期后，到东汉中期则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渐渐复苏、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公元196年，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在建安时代前后，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的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等“七子”的文学创作，被称为“建安文学”。在建安文学家的作品中，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功业的感情，都非常强烈浓重，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悲凉慷慨”的特点和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从魏晋到唐中叶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盛唐时期的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李贺的诗，多从个人命运出发，体验和反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表现了浓暗而艳丽，幽冷而华美的特殊意象。唐代边塞诗人则写下了大量边塞题材的诗作，其诗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风骨”取胜。

唐朝的“古文”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他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增添了许多新的合理的内容。作为中唐文坛诗坛的领袖，韩愈的诗以气势见长，想象丰富，感情充沛，风格独特，常能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他的散文则汪洋恣肆，瑰丽奇崛，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后人称之为“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

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促进了文学的繁盛；而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宋代文学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政治和道德

成为文学中重要的主题，诗文与社会、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王安石、朱熹的作品即为代表。

在诗歌创作方面，宋代的诗人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贯串在诗中，刻意把诗写得精致深奥、含蓄深邃。因此，与唐诗相比，宋诗更费功力，更显精深，以瘦劲、深刻、曲折的风格著称。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陆游的诗以广泛的题材、多样化的风格和老练的技巧，取得了超越时代的成就。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与此同时，“词”这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到了宋代蔚为大观，成为了宋代文学的代表。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了晏殊、晏几道、柳永、姜夔、刘克庄这样一批卓有成就的作者。他们是宋词的正宗，擅写文人落拓、男女恋情、离愁别苦、自然山水之类传统题材，以清丽委婉、细腻精巧的艺术风格见长。此外，宋代还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另一派词人，他们都是气概豪雄，借手中之笔抒发英雄壮志的人物，他们的词深沉豪迈，境界阔大，纵横千里，豪气干云。词在整个宋代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明代前期的文学大多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明中期文学则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开始追求文学的独立性，要求文学表达自然之情。这一文学趋向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他们的基本方向是反对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文学的真情深感。此外，归有光虽不脱理学气味，但也主张描写“匹夫匹妇”的“至情至性”，他的散文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平易自然而又感

人至深。

明代后期是戏曲的繁盛时期。这时的戏剧创作深刻地体现了晚明的新思潮，特别是在一些爱情、婚姻题材的剧作中，主“情”反“理”，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十分突出。当时最有影响的剧作家是汤显祖，他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以其对社会陈规的强大冲击力，引起广泛的反响。

清代前期的文学，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刻影响。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和思想控制的深化，文学的发展开始出现新的趋向。“桐城派”的方苞提出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家古文为正统，讲求文章体格和作法的体统化的古文理论。袁枚的“性灵说”则与之大异其趣。袁枚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实际上是重申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

在乾隆时代，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尊重，使得汉族文化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尚能安身立命，由此既产生了纪昀这样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朝廷学士，也出现了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这样自由放达、笑傲山林的布衣名士。

到了嘉庆、道光之际，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化和清政权渐渐失去对社会的强有力控制，终于出现了龚自珍那样的更具有反抗意义的创作。龚自珍各方面的创作，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深刻思索，对于后世的学者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龚自珍既是终结古代文学的最后—位诗人，又是开启近代文学的第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本册书目

序言 (1)

方苞集 (1)

袁枚集 (47)

目 录

与刘言洁书	(1)
陈馥虚墓志铭	(2)
亡妻蔡氏哀辞	(5)
送刘函三序	(7)
狱中杂记	(9)
将园记	(16)
读伍子胥传	(18)
高阳孙文正公逸事	(19)
石斋黄公逸事	(22)
修复双峰书院记	(25)
送左未生南归序	(27)
沈氏姑生圻铭	(29)
逆旅小子	(31)
辕马说	(33)
再至浮山记	(35)
送李雨苍序	(37)
壬子七月示道希	(39)
记寻大龙湫瀑布	(40)
白云先生传	(43)

与刘言洁书

仆北发时^①，曾寓书褐甫以问^②，未得息耗，心常悬悬^③。仆以四月中旬至京师，曩者南中故交^④，分散殆尽；出见诸少年佻达轻靡^⑤，争玩细娱，逐微利，终日群居，漫为甘言鄙词以相悦。仆于其间，噤不得发声。因念与吾兄同在京师时，见时辈剽窃浮华，以干时誉，蹶蹶然恶之^⑥。不谓今之所见，更异于昔也。

五月中去京师，授经涿鹿，所居左山右城，冈峦盘纡，草树蓊翳^⑦，四望无居人；鸟鸣风生，飒然如坐万山之中^⑧，平生所乐，不意于羁旅得之。暇时登城，遥望太行、西山，气色千变；下视老农引泉灌畦，天全而气纯^⑨，意欣然慕之。因悟十年来好古学文，辛苦勤厉，古人或无以过；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者，道之不闻而不有诸身之过也^⑩。道之不闻而其言传，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则无是而强为闻道之言，则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传也，人能知其伪。即以仆身言之：去膝下色养而思以所得于外者为亲荣，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处世，道载古圣贤人之书，口则诵之，心则知之，而行则背之者甚众。如此而不悔悟，不独古圣贤人所羞，虽欲其身无愧于山农野人，将不可得；既以自惧，亦愿吾子之思之也。

仆先世有遗田二百亩，在桐山之阳，岁入与佃者共之，故不足给衣食。使能身负耒耜，艺麻菽^⑪，畜鸡豚，便可赡朝夕之养，伏隩潜深^⑫，而疲疴叠婴^⑬，筋骨脆委^⑭，不能任力作；独行远游，乞食自活，窘若佣隶，有终身不息之役。闻子之乡有先民遗风，子弟敦朴；倘为招学子数人，稍有所资，以释家累；且

息于近地，渐可为归山之谋^⑮。君子成人之美^⑯，况吾兄爱我甚厚，当不以为后图。苞顿首。

【注释】

①仆：古代书信中自称之谦词。北发：动身北向。

②寓书：寄信。褐甫：戴名世，字褐甫，一作褐夫。

③悬悬：不安心的样子。

④南中：指江南一带地方。

⑤挑达：轻浮放肆的样子。与挑达同。《诗·郑·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朱熹《集传》：“挑，轻佻跳跃之貌。达，放恣也。”轻靡，不端庄，好浮华。

⑥蹶蹶然恶之：吃惊而厌恶。《庄子·至乐》：“俄而柳（瘤）生于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注》：蹶蹶，惊动貌。

⑦蓊鬱：茂密的样子。

⑧飒然：风声。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

⑨天全而气纯：天全，指自然之道全而不亏。气纯，精气纯和。天全气纯均本《庄子·达生》。表示其人不为外物侵扰。

⑩诸：于。

⑪艺：栽种。

⑫伏隩（yù）潜深：泛言隐藏很深。伏、潜，都是隐，藏。隩，深。

⑬疲疴：疲劳和疾病。叠婴：频频遭受。婴，遭受。

⑭委：疲劳，衰颓。

⑮归山：归隐于山林。

⑯君子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

陈驭虚墓志铭

君讳典，字驭虚，京师人。性豪宕^①，喜声色狗马^②，为富

贵容而不乐仕宦。少好方^③，无所不通，而独以治疫为名。疫者闻君来视，即自庆不死。

京师每岁大疫，自春之暮，至于秋不已。康熙辛未^④，余游京师，仆某遭疫。君命市冰以大罍贮之，使纵饮，须臾尽；及夕，和药下之，汗雨注^⑤，遂愈。余问之，君曰：“是非医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骈阗^⑥，食腥膻，家无溷厕^⑦，汗溺弥沟衢^⑧，而城河久堙^⑨，无广川大壑以流其恶^⑩。方春时，地气愤盈上达，淫雨汎溢，炎阳蒸之，中人膈臆，困憊忿蓄而为厉疫^⑪。冰气厉而下渗，非此不足以杀其恶。故古者藏冰用于宾食丧祭^⑫，而老疾亦受之，民无厉疾^⑬。吾师其遗意也。

余尝造君^⑭，见诸势家敦迫之使廩至^⑮。使者稽首阶下^⑯，君伏几呻吟固却之^⑰；退而嘻曰：“若生有害于人^⑱，死有益于于人，吾何视为？”君与贵人交，必狎侮出嫚语相訾訾^⑲。诸公意不堪，然独良其方，无可如何。余得交于君，因大理高公^⑳。公亲疾，召君不时至^㉑；独余召之，夕闻未尝至以朝也。

君家日饶益，每出从骑十余，饮酒歌舞，旬月费千金。或劝君谋仕，君曰：“吾日活数十百人，若以官废医，是吾日杀数十百人也。”诸势家积怨日久，谋曰：“陈君乐纵逸，当以官为维俸^㉒，可时呼而至也。”因使太医院檄取为医士^㉓，君遂称疾笃，饮酒近女，数月竟死。

君之杜门不出也，余将东归，走别君。君曰：“吾逾岁当死，不复见公矣！公知吾谨事公意乎？吾非医者，惟公能传之，幸为我德。”^㉔乙亥，余复至京师，君柩果殓^㉕，遗命心得余文以葬。余应之而未暇以为。又逾年客淮南，始为文以归其孤。君生于顺治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铭曰：

义从古，迹戾世^㉖，隐于方，尚其志。一愤以死避权势，胡君之心与人异？

【注释】

①豪宕：豪放不受约束。

②声色狗马：声，音乐戏曲之类；色，女色；狗马，供玩弄的动物。

③方：方技。包括医、卜、星、相之术。这里指医术。

④康熙辛未：康熙三十年（1691）。

⑤雨注：像雨一般往下滴。

⑥骈阗：布集，混杂。

⑦溷厕：厕所。

⑧汙渫：污秽的水。弥：满。衢：四通八达的道路。

⑨城河：护城河。湮：堵塞不通。

⑩以流其恶：用来流走污秽。本句援用《左传·成公六年》：“有汾、浍以流其恶”之语。

⑪困悞（zōng）：《庄子·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颡。”注云：“困悞，犹刻贼不通也。”忿蓄，怨恨郁积于心。

⑫古者藏冰，用于宾食丧祭：语见《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意谓古时公家在夏历十二月之日藏冰，次年取出颁赐给在朝食祿、在位之臣，和公家有宾客享食，有丧有祭之时用之。

⑬“而老疾”二句：语见《左传·昭公四年》：“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厉疾，同痼疾，恶气。夭札，夭亡。

⑭造：造访。

⑮敦迫：郭促、强迫。麇至：成群而至。《左传·昭公五年》：“求诸侯而麇至，”杜注：“麇，群也。”

⑯稽首：说法不一。解为“古时行跪拜之礼时，首至地”者较普遍。此解见《尚书·舜典》“禹拜稽首”《疏》。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即主此说。

⑰固却：坚决拒绝。

⑮若：代词，你。

⑯狎侮：轻忽侮慢。《书·秦誓》“今商王受（纣），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嫚语：谩骂。嫚同谩。訾警：诋毁。

⑰大理高公：大理，即大理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与刑部、都察院为三法司。行政长官为卿及少卿。下设左右寺丞、左右评事及堂评事等。高公指先生的老师高素侯，由翰林官至大理寺卿。

⑱不时至：不立刻来到。时，准时。

⑲维娄（lǚ）：拴，系。《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且夫牛马维娄，委己者也。”《注》：“系马曰维，系牛曰娄。”

⑳太医院：自汉以来，太医皆为太常属官，唐、宋设太医署及局，仍属太常。金始称太医院，然亦属宣徽院，至元始为独立机构。明、清因之，设院使、左右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医员等，掌九科（指眼科、口齿科、正骨科……等）以治疾病。

㉑我德：即德我，施德于我。

㉒殯（sì）：假葬。

㉓戾世：违背世俗。

亡妻蔡氏哀辞

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宁隆都镇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后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

自己卯以前^①，余客京师、河北、淮南，归休于家，久者乃三数月耳。自庚辰至今^②，赴公车者三。侍先兄疾逾年，持丧逾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尝从焉。又间为近地之游，其入居私寝，久者乃旬月耳。余家贫多事，吾父时拂郁^③，旦昼嗟吁。吾母疲疴间作，吾与妻必异衾裯，竟夕无言。妻常从容语余曰：“自吾归于君，吾两人生辰及伏腊令节^④、春秋佳

日，君常在外；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室，或蒿目相对^⑤，无欢然握手一笑而为乐者，岂吾与君之结欢至浅邪？”

余先世家皖桐^⑥，世宦达，自迁江宁，业尽落，宾祭而外^⑦，累月逾时，家人无肉食者，蔬食或不充。至今年，余会试，注籍春官^⑧，归逾月而妻卒。

妻性木强^⑨，然稍知大义。先兄之疾也，鸡初鸣，余起治药物。妻欲代，余不可；必相佐，又止之。则辗转达曙，数月如一日也。壬午夏^⑩，吾母肝疾骤剧，正昼烦聒不可过，命妻诵稗官小说以遣之^⑪。时妻方娠，往往气促不能任其词。余戒以少休。妻曰：“苟可移大人之意，吾敢惜力邪！”

余性钝直而妻亦戆，生之日未尝以为贤也。既其没，触事感物，然后知其艰。余少读《中庸》^⑫，见圣人反求者四^⑬，而妻不与焉，谓其义无贵于过暱也^⑭。乃余竟以执义之过而致悔焉^⑮。甚矣，治性与情之难也^⑯！

蔡氏在江宁为儒家。妻生男二人，皆早殇^⑰；女二人。其卒也，产未弥月，盖自恚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于是流涕为辞以哀之，曰：

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弥怜^⑱。羌灵魂其有知^⑲，并悲喜于余言^⑳。

【注释】

①己卯：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

②庚辰：康熙三十九年（1700）。

③拂郁：抑郁不乐。

④伏腊：夏天的伏日，冬天的腊日。在秦汉时，它们都是节日，合称伏腊。令：佳。

⑤蒿目：《庄子·骈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蒿，清代学者俞樾以为“瞶”之假借。而瞶又有“失明”义。因此，“蒿目”，在这里可理解为两目无神或两眼发呆之意。

⑥皖桐：安徽桐城。

⑦宾祭：指款待宾客、祭祀神灵。

⑧注册春官：是说名字著录在礼部的名册上。这里指望溪先生经过礼部考试成为进士。春官，《周礼》以宗伯为春官掌邦礼。唐曾一度将礼部改为春官。后世便把春官作为礼部的别称。礼部是国家掌管礼乐、祭祀、封建、宴乐、教育的政令的机构。

⑨木强 (jiàng)：固执。

⑩壬午：康熙四十一年 (1702)。

⑪稗官小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注：“稗官，小官。”后世把野史小说称为稗官；或称稗官小说。

⑫《中庸》：书篇名。《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南宋朱熹把它和《大学》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

⑬圣人反求者四：圣人，指孔子。反求，谓反省。四：指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相待四种道德规范。《礼记·中庸》：“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⑭暱：亲近。

⑮执义之过：过分拘泥于这一教义了。致悔：招来后悔。

⑯治：处理。性：指道义。情：感情。这里指夫妻感情。

⑰殇：未成年而死。

⑱弥怜：长远爱恋。

⑲羌：助词，无义。

⑳并悲喜：既悲伤，又高兴。并，兼。

送刘函三序^①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②、行中庸之行，而不牵于

俗，亦难矣哉。苏子瞻曰^③：“古之所谓中庸者，尽万物之理而不过；今之所谓中庸者，循循焉为众人之所为。”^④夫能为众人之所为，虽谓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识，见世之苟贱不廉^⑤、奸欺而病于物者^⑥，皆自谓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恠焉^⑦，而众皆持中庸之论以议其后。

燕人刘君函三^⑧，令池阳^⑨，困长官诛求^⑩，弃而授徒江淮间^⑪。尝语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⑫。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寝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见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体也。”^⑬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⑭，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刘君所行，岂非甚庸无奇之道哉？而其乡人往往谓君迂怪，不合于中庸；与亲昵者，则太息深瞑^⑮，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⑯。虽然，吾愿君之力行而不惑也。无耳无目之人，贸贸然适于郁栖坑阱之中^⑰；有耳目者，当其前援之不克而从与俱入焉，则其可骇诧也加甚矣。凡务为挠君之言者^⑱，自以为智，天下之极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圣人贤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刘君幸藏吾言于心，而勿以示乡之人，彼且以为诮张颇僻、背于中庸之言也^⑲。

【注释】

①刘函三：作者的友人，序文说他是燕人，曾为池阳令，弃官授徒江淮间。其余不详。

②中庸：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儒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指为人处世所采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

③苏子瞻：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文学家。有文集行于世。

④循循焉：顺从不悖的样子。

⑤苟贱不廉：为人苟且卑贱不廉洁。

⑥奸欺：诈伪，徇私舞弊。病于物：为外物所病。即追求物质享受。

- ⑦自桎：自己捆绑着自己的手足。这里指严格要求自己，以廉洁自律。
- ⑧燕：周朝时为召公奭(shì)的封地，战国时期燕国的旧地。今河北省一带地方。
- ⑨令池阳：作池阳县的县令。令，作县令。池阳，今安徽贵池县。
- ⑩困：苦于。诛求：索取，勒索。
- ⑪江：长江。淮：淮河。
- ⑫不可一日以居：一天也不能干。居：担任，做。
- ⑬沉疴：重病。霍然：一闪间，形容迅速。
- ⑭不以道徇人：不牺牲原则以屈从他人。徇：屈从。
- ⑮太息：叹息。深瞑：把眉头皱得很紧。瞑(pín)，同“颦”，皱眉。
- ⑯哀：惋惜。振救：援助，帮助。
- ⑰贸贸然：眼睛不明的样子。这里意为轻率、考虑不周。适：前往，到。郁栖：粪坑。坑阱：陷井。
- ⑱务为：千方百计地去做。挠：阻挠，干扰。
- ⑲诗(zhōu)张：欺诌的。《书·无逸》：“古之人……胥教诲，民无或胥诗张为幻。”《传》：诗张，诌也。”颇僻：偏颇的，不正确的。《文选》张衡《思玄赋》：“行颇僻而获志兮。”李善注：“颇，倾也。”

狱中杂记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①，见死而由窦出者^②，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③，作而言曰^④“此疫作也^⑤。今天时顺正，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⑥，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⑦，监五室，禁卒居中央^⑧，牖其前以通明^⑨，屋极有窗以达气^⑩，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馀。每薄暮下管键^⑪，矢溺皆闭其中^⑫，与饮食之气相薄^⑬；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